

大風堂古印舉

孫家潭藏古璽印雜記

孫家潭 編著



西泠印社 出版社

大風堂古印舉

孫家潭 編著

西泠印社 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风堂古印举 / 孙家潭编著. —杭州: 西泠印社出版社,
2009. 12

ISBN 978-7-80735-640-0

I. 大… II. 孙… III. 古印 (考古) —中国 IV. K87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26901号

大风堂古印举

孫家潭 編著

責任編輯: 洪華志 劉玉立

裝帖設計: 苑洪濤

責任出版: 李 兵

出版發行: 西泠印社出版社

地 址: 杭州市解放路馬坡巷 39 號 (郵政編碼: 310009)

經 銷: 全國新華書店

制 版: 江山美術雜誌社

印 刷: 深圳江山印刷有限公司

開 本: 889mm × 1194mm 1/16

印 張: 9.25

印 數: 1-2000冊

版 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書 號: ISBN 978-7-80735-640-0

定 價: 150.00圓

版權所有, 違者必究。

序(一)

葉其峰

篆刻家、古印收藏家孫家潭先生寄來大作《大風堂古印舉》，希望我為該書寫個序，讀完書稿，深為部分藏品之精、某些見解之準，以及他對古印收藏之執著所打動。這些年出了不少專著，以印譜或論著居多，本書一印一論，每印除印文外，還有印體、印面、泥模的照片，使人如見真印。這樣的印集，雖非首見，然也屬鳳毛麟角。我很樂意為本書寫點文字。

本書的選品貴在“珍”字。122號為一方元代龜鈕子母複合套印，據孫君介紹，此印“印體為兩層框架結構，上部分龜套內有子印”，“主體印面作左中右分三件組合”，“兩層共四個印面，再加上子印，下主體印，共六個印面。皆陽文，八思巴字”。除主體印面的左右兩邊組合丟失無法釋讀外，“可釋讀的有四個印面，分別為‘收’、‘封’、‘堪合’、‘市易’”。是一“集多種不同功用於一體”的“商務類私用印”。龜鈕套印漢代就有，複合印以及相同印文的單體印，元代也非罕見，唯集多種功用於一體商務類私印，則是印史中絕無僅有的。難怪元八思巴字專家照那斯圖教授捧在手心“觀賞良久”，終說出兩個字“寶貝”。

選品中名副其實的“寶貝”，除上述元龜鈕子母複合套印外，還可列出多種：在上古部分，62號漢“段宣私璽”，無疑是最激動人心的發現，它使人們找到了宋元時期廣泛流行的封緘印的源頭；45號戰國“善”字璽，印體呈方筒狀，顯然用於鈐印某種器物，它的發現，使多種傳世“善”字璽的用途得到了合理的解釋。它的性質，與當時物勒工名相似，反映了古人質樸的人生信條——誠信；43號戰國“王生口”璽，是迄今所見唯一的雙螭鈕印；71號漢“牽黃擎蒼”肖形印，是一圖形精美、內涵豐富的漢代袖珍畫。9號新莽時期的“執灋護共（供）印”也在選品之列，實在讓人意想不到，此印原是清末大收藏家王懿榮的藏品，王氏收進此印時記曰：“得‘執灋護共印’五字一，皆舊譜所無。”興奮之情躍然紙上。王氏去世後，此印無影無踪，誰能想到百年後，此印又重見天日，並為孫君所藏。

中古部分的“寶貝”當屬23號蟠條印“隴西郡記”。此是蟠條印中保存最好的一方，然其最值珍重的還是其研究價值和史料價值。此印制作工藝屬唐，弧頂短橢也是唐末流行的官印鈕式，然其印文風格與所見官印確有一定差別，唐高官印也未見稱“記”的，它是不是唐印確令人疑惑。唐曾有隴西郡名，隸屬隴右道。《舊唐書·地理志三》隴右道渭州條：“渭州，隋隴西郡。武德元年，置渭州。天寶元年，改為隴西郡。乾元元年，復為渭州。”據此，唐隴西郡名行用於唐代中期。然此記並不完全準確，因唐乾元以後也還時用隴西郡名。唐杜佑《通典·州郡志四》渭州條下曰：“（隋）煬帝初復置隴西郡，大唐為渭州，或為隴西郡。領縣四：襄武、隴西、渭源、障。”據此，唐渭州與隴西郡名互用，然其並未說明唐什麼時候用隴西郡名。《新唐書·地理志》隴右道下有隴西郡名，稱“渭州隴西郡”。縣四：襄武、隴西、障、渭源。從行文考察，隴西郡隸屬渭州，從其所領縣，渭州與隴西郡是一地兩名。《通典·州郡志四》、《新唐書·地理志》均未說明唐何時將渭州改名隴西郡，然唐中期以後仍時用隴西郡名應無疑義。唐朝末年，隴西郡名常見於史志。如：李茂貞，僖宗光啓三年（887）就被封為隴西郡王，事見《舊五代史·世襲列傳》李茂貞傳；李克用，昭宗龍紀元年（889）封隴西郡王，“食邑七千戶，食實封二百戶”。事見《舊五代史·唐書·武皇紀上》。從隴西郡王之封號，唐朝末年是有隴西郡的。此印稱“記”，邏輯上也與唐官印名不矛盾。唐官印有稱“記”的傳統，羅振玉《隋唐以來官印集存》著錄的“大毛村記”可證。至唐末，郡縣官印也稱“記”並非憑空造作。五代與唐相續，而五代官印多稱“記”，或許就是唐末官印名的傳承。再考慮到此印的制作工藝、鈕式等特徵，“隴西郡記”當是唐末遺物。如上考無誤，此印可作為唐末設隴西郡的重要物證。

就藏品而言，本書最出彩的部分，當屬宋元官私印章。除前述的122號元龜鈕六印面複合套印外，31號金“印造鈔引庫印”，是迄今僅見之金印鈔管理官員印鑒；32號金“隆安府合同”、“南京合同”、“壹錢合同”三方的發現，填補了金朝紙幣用印的空白；成套的金元商用合同印，是當時商業繁榮景象之真實反映。它們的價值不僅僅在印史上，在我國經濟史研究上，也會有其重要的位置。此外，成組的木印、成組的遼金石押，也都是十分難得的。至于金元“上下對合複合押”、“左右複合押”更令人驚嘆不已。複合印見過不少，幾乎都是單片，成套者實屬罕見。

在本書宋元部分，我們還看到作者閃亮的研究成果。孫君對收藏的宋金元官私合同印作了深入的研究，認為私用合同印產生的年代比官用合同印早，“由于官府參與紙幣的管理，其後演變發展纔成為紙幣上使用的官用‘合同’印”，第一次把兩類合同印聯繫起來，並揭示出它們之間的有機關係。對於宋金紙幣合同印的研究，過去有王國維的《宋一貫合同印跋》，然王氏祇指出宋金紙幣合同印的使用方法，即此類印有的“附于（鈔）版上，也有印于紙背者”。孫君所見比前人多，他首次將此類印文分為“面值合同”、“地名合同”、“計量單位合同”三種。對“壹錢合同”印的研究尤為精到，指出“‘壹錢合同’是金朝末年行將滅亡前發行的最後一種紙幣‘天興寶會’上的相關用印”，它的特殊之處是“以銀的重量單位作標準”，“以紙幣面值直接兌現銀”，是“屬於一個新的合同印類型”。這一成果，使宋金紙幣用印研究上了一個新的臺階。

《元代無邊欄押印鉤沉》是元押研究的力作。元押的含義是長期困擾古印界的難題，作者通過對一批無邊欄元押的研究，指出“這類押字印文中都包含有一個‘正’字。其結構中的天地兩橫即為‘正’字起筆與最末一筆”，“整體中應包含有‘正’、‘正心’以及‘公正’幾種形式”。作者還從《黑成出土文書》“凡黑墨印的押印”、“凡黑墨簽押”的記述，悟出元無邊押“不是鈐朱，而是鈐墨，其印蛻為黑色”，並找出此類押印無需邊欄及其用墨的原因。這些見解獨特，也是元押印研究的突破。

本書選品分：“A 珍罕”、“B 稀少”、“C 普品”三個層次，讀完書稿後，覺得珍罕之品名副其實，後兩個層次的印章也有不少是相當難得的。其中有首見官名如帶虎都尉，見13號“帶虎都尉”印；有特異之鈕式，見58號“張君羸印”之團龍鈕，61號的一組泉鈕，99號遼金時期押雙獸鈕等。有特美之篆刻，見57號“張子路”等。120號兩種上下對合複合押，實屬難得一見之類。藏者對其中的八思巴字釋作“記室”，並指出“記室”押屬於元代官吏所使用，是很正確的。

列入普品的“忠仁思士”、“慎言敬願”兩印也有研究價值。

“忠仁思士”是方秦箴言印。案同類印傳世有“雲子思士”。印中的“士”均應作“事”，古士、事二字通用。《論語·述而》：“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。”《荀子·大略》：“問士以壁。”印文中的“士”均作“事”。“忠仁思士”，即“忠仁思事”，是說忠孝仁愛是想事、做事的原則。“慎言敬願”箴言印中此文首見。“慎言”一詞出《論語》，該書曰：“子張學干祿，子曰：‘慎言其餘，則寡尤。’”子張問求官之術，孔子答曰，說話慎重，憂患就少。所以慎言是儒家為官之道。敬願，指慎重對待自己的意願，做事不可輕率。“慎言敬願”與“慎言謹行”意近，是儒家為官為政之道，修身箴言。

古印收藏並出版藏品印譜始於明而盛於清，那時是盛事、好事。設想一下，如果沒有顧從德、陳介祺輩對古印之癡迷，沒有他們千辛萬苦的搜集，像對自己眼睛一樣的呵護，我們今天的博物館哪來那麼多精美的古印。建國以來，私人古印收藏品的出版，還是近幾年的事。這顯然與政策有關。私人古印收藏，至今仍走在刀刃的邊沿。不妨再設想一下，如果沒有孫君等藏家不顧艱辛，甚至是冒着風險的搜集，本書所見的那麼多珍品、孤品，不早就被文物走私販偷運出境，成為別人囊中之物了嗎？從這一角度看，國內藏家收藏古印的行為，何嘗不是保護文物之舉，是件值得支持的好事。這是很讓人困惑的問題。

序(二)

楊魯安

日前在《書法導報》上見到孫家潭撰寫的《大風堂藏古璽印叢話》(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)在該報篆刻版面上連載,可使篆刻愛好者了解古代璽印發展的概況,同時可以借鑒傳統。前不久又收到他寄來《大風堂古印舉》書稿,是在連載的基礎之上又添加部分藏品及唐宋元明清各時期精品,使其時代由戰國順延至近現代,這樣可以窺見璽印發展之脈絡。書中收錄其所藏的璽印精品二百四十多方,以圖片與考證文字作列舉,讀後頗有一些感受,下面簡談幾點看法。

(一)古印集藏自明代始,因其為信物且上有文字而備受藏家學者重視。傳世古印以手手相遞,聚散隨緣。近些年各地古物市場不斷涌現,對收藏者來說是件大好的事。觀家潭藏品中不乏珍品,官印中以戰國二合官璽所見稀少,雖缺失一,亦屬珍貴。漢代“夏騎”烙馬鉅印,國館內同類藏品也是屈指可數的,另有東漢2.8厘米見方鉅型駝鈕九字印“漢匈奴破虜將軍司馬”,以及銀龜裨將軍、十六國的鑒金馬鈕官印等都極其珍貴。宋元時期官印亦有珍稀品類,如金代紙幣用的三方“合同”類官印、元末農民起義軍韓林兒特殊形質的圓形官印“德義庫記”等,都十分罕見;肖形印中所見戰國超大圓形印面亭鈕雙馬紋璽經典尤為珍稀;漢代私印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三面穿帶印“段宣私諡”稱謂的首次發現,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。其它的如漢代“霍成”穿帶套印,以及宋元時期幾套完整的複合押印也都屬難得一見。他選列的不同時期的藏品特點突出,存世稀少,史學性強,有的屬於孤品、珍品或新發現。

(二)家潭緣于治印,其後又收藏古代璽印,近年來多有研考文章見諸報端,所謂刻印、藏印再論印。西泠印社95周年時舉辦“國際印學研討會”,他撰有專文《元代無邊欄押印與黑成文書》發表並收入論文集。該文以其藏品闡述了元代“達魯花赤”與“無邊欄押印”之間的關係,以“黑成文書”為據,率先考證出此類押印是“鈐墨”使用,形同于“簽字”形式的押印,今天我們看到的館藏印譜中都將“無邊欄花押”印蛻印刷成紅色,這是不符合實際的。花押印的流變鮮為人知,文章揭示了民族押印的形成與發展。西泠印社105周年舉辦的第二屆國際印學峰會論文集又收錄他《金代三方合同官印考》,以合同官印實物佐證金代“合同交鈔”。在其元代八思巴字私印藏品中,他還解讀出“市易”、“記室”與“記事”等專用印。他的文章都是以其藏品與史料作考證。書中介紹的宋遼金元時代私印,以及同期各類專用印、複合印的集藏自成體系,以同時期不同形制的同類押印的比對與梳理,使讀者看到的更為全面。他在宋元時期官私印研究方面具有新的高度。

(三)刻印、藏印、論印,以學養印。家潭印作立足傳統,早年臨摹秦漢印數千方,路子正。中年以後收藏古印,研究古印,以學養印,心法自得。近年見其使用秦人界格印、漢人鳥蟲篆法治石,借鑒傳統,善發心源。學印有法,而巧思在人。法可學,而巧思唯其胸中所獨有,是其多年學養所致。他曾篆刻“親見古人經典”,以抒發個人感言。

家潭早年支邊在內蒙古,從我學書治印,于我家觀賞甲骨殘片、秦磚漢瓦、古璽印章等。在草原生活工作過二十個年頭,經歷坎坷。1987年秋調回天津工作,我曾為他書寫“紫氣東來”。他回津後便開始了古璽印的收藏,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,其古印收藏與研究都取得可喜成績。家潭平素少言寡語而做事認真,不曾想本性成就了他執著的追求。他求源溯本,心存大道,繼傳統、苦用心、開風氣、唱大風,一生一世界,其精神可嘉。清民以降,津門故里學者藏家輩出,前賢有王襄、周叔弢諸君,願家潭攀結此生緣,再求進取。

此書收錄的經典印例以及他的潛心研習,多有新的見地。古印之發展,一時有一時之變化,他藏研結合,心得隨筆,讀來讓人耳目一新。《大風堂古印舉》的出版,將填補國館藏品之空缺或以添列印學發展的歷史。

戊子秋于呼和浩特雙夏泉館



孫家潭簡介

1948年10月生于天津。網名弘毅，別署慶堂、明堂、大風堂。副研究館員、古璽印收藏家、西泠印社理事、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、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會員、天津文史館員、天津印社社長。書法篆刻作品入選國際國內重要書展並獲獎。早年工作在內蒙古，1983年文物普查時，曾作為第一人發現內蒙古自治區察右前旗新風公社“廟溝子新石器聚落遺址”，該遺址經國務院評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近年央視、天津衛視、山東衛視曾播放其古璽印收藏專題片。《書法導報》2008年曾連載《大風堂藏古璽印叢話》。其對宋元時期官私印研究深入，專文收入西泠印社國際印學峰會論文集。

目錄

序（一） 葉其峰	1
序（二） 楊魯安	3

第一章 官印

第一節 戰國、秦漢魏晉南北朝	1-14
1 B 戰國楚系二合官璽“□戠鈐”	
2 C 戰國三晉官璽“□余埒（市）”	
3 B 南部之印	
4 C 西漢初期地名鄉里官印“陰廣祭尊”	
5 A 攝人心魄的西漢烙馬鉅印“夏騎”	
6 C 漢代半通官印“器府”	
7 A 西漢銀龜官印經典“裨將軍印”	
8 C 成武裨將軍印	
9 A 奇緣所得清末王懿榮先生舊藏“執灋護共（供）印”	
10 A 東漢鉅型駝鈕九字官印經典“漢匈奴破虜將軍司馬”	
11 C 騎督之印	
12 C 詔假司馬	
13 B 三國官印銀龜兩“都尉”	
14 C 鑲金官印“關中侯印”	
15 C 從臺灣歸來的官印“駙馬都尉”	
16 C 民族官印“魏率善胡仟長”	
17 B 三上青城所得民族官印“晉鮮卑率善仟長”	
18 C 盤蛇紐民族官印“親晉王印”	
19 A 十六國鑲金馬紐官印經典“率義侯印”	
20 C 三國時期的龜紐雜號將軍官印“廣武將軍章”	
21 C 南北朝時期簡括威猛的官印“寧遠將軍章”	

第二節 唐宋遼金元	14-28
22 B 滄桑殘美的唐代官印“關中縣印”	
23 A 唐末至五代蟠條官印經典“隴西郡記”	
24 A 北宋初期官印標準品“龍猛第七指揮第三都記”	
25 C 千年等一回的北宋官印“神虎第十一指揮第五都朱記”	
26 C 北宋官印“宣毅第四十二副指揮使朱記”	
27 B 宋官印中所見稀少的“淇門鎮館驛之朱記”	
28 B 熟皮傳世的遼代官印“順州刺史印”	
29 B 金代特大官印“元帥左監軍印”	
30 C 金代官印“完州司侯司印”	
31 A 僅見的金代印鈔管理官員印鑒“印造鈔引庫印”	
32 A 頗具史學價值的金代紙幣用“合同”官印一組	
33 C 元代八思巴字官印“項城等處軍民義兵千戶所彈壓之印”	
34 A 形制奇特稀少的元末農民起義軍韓林兒官印“德義庫記”	

第三節 明清、民國、新中國	28-33
35 C 不期而遇的明代官印“浪穹縣儒學記”	
36 C 南明永曆曆帝號官印“臨安衛後千戶所入伍百戶印”	
37 C 清代滿文官印“正黃旗廣寧府左領圖記”	
38 C 清代滿漢對譯木質官印“緘封啓示”	
39 C 民國時期官印“永修縣印”	
40 C 新中國官印一組	

第二章 私印

- 41 A 戰國楚系六字璽“□□逃人與粟”
- 42 B 戰國形體碩大的“□湊”璽
- 43 A 前所未見的戰國燕系雙螭鈕孤品“王生□”
- 44 B 戰國五面小璽新品“正敬上共（供）鈐”
- 45 B 戰國單字璽一組
- 46 C 歪倒自然的“宜士和衆”
- 47 C 印文相對的兩璽“可以正下”
- 48 C 蟾蜍鈕“君子又（有）之（志）”
- 49 B 巴蜀犀牛首鈕圖形文字印
- 50 B 巴蜀門闕圖形文字印
- 51 C 秦代帶鉤印“孫利萬”
- 52 C 秦代四字箴言印一組
- 53 C 秦代閑文印“敬事”
- 54 B 漢初精工錯銀印“任遇”
- 55 C 漢代稀少的菱形印面“田祭”
- 56 C 漢代雙龍紋朱白文相參的“任意”
- 57 A 漢代精美鳥蟲篆經典“張子路”
- 58 B 不知龍向此中蟠
- 59 C 漢代青龍白虎紋穿帶印“日入千萬”
- 60 B 精美的漢代雙龍紋“綸日富昌”
- 61 B 漢代泉鈕印一組
- 62 A 千古絕唱——漢代自銘稱謂“段宣私諡”三面穿帶印經典
- 63 A 有緣漢代穿帶套印經典“霍成”
- 64 B 新莽九字印“朱博子字小卿宜子孫”
- 65 C 兩晉南北朝時期避邪鈕子母套印“陳翊之印”
- 66 B 兩晉南北朝時期私印中出現的名印“虵湓名印”
- 67 A 晉代六面印標準品“徐橘”

肖形印

- 68 A 戰國超大圓形印面三層臺亭鈕雙馬紋璽經典
- 69 B 碾琢而成的戰國獸紋玉璽
- 70 C 戰國鍍銀滿工帶鉤鈕團龍紋璽
- 71 A 漢代左牽黃右擎蒼人畜圖紋印
- 72 C 漢代守宮捕蝎紋印
- 73 B 漢代稀少的角質鳳鳥紋印
- 74 C 漢代獸紋印
- 75 C 漢代鶴與蟾蜍紋印
- 76 C 漢代蟠龍紋印
- 77 C 漢代鹿紋印
- 78 C 漢代鶴紋印
- 79 C 漢代羽人紋冥印
- 80 B 漢代門闕、天馬紋穿帶套印
- 81 C 東漢以後的十鳥紋印

第二節 唐宋遼金元

- 82 B 宋代大鼎形印面“付兌迄”
- 83 B 宋代大馬形鈕“春信府印”
- 84 B 武夷山所得宋代“大成”木質印一組
- 85 C 南宋道釋家瓷印一組
- 86 B 不見譜錄的宋代鏤空印“重寄”
- 87 B 宋代所見最大的“頓首再拜”
- 88 B 宋代刻有背款的押印

- 89 C 宋代象牙印“頓首”
- 90 C 宋元單字押印“首”
- 91 C 遼金正字押印“封”
- 92 C 集藏宋遼金元時期“謹封”押印一組
- 93 C 宋元時期吉語祝詞及閑文押印一組
- 94 B 余得遼代銀質押印月也圓
- 95 C 遼代月孕星紋押印
- 96 C 遼金時期的獸鈕花押印
- 97 C 遼金時期的獸鈕犀角形花押印
- 98 C 遼代立人鈕押印一組
- 99 B 遼金時期的雙獸鈕押印一組
- 100 B 赤峰地區遼代石頭押印一組
- 101 B 金元時期的“合同”私押印一組
- 102 B 遼金押印“交收訖”
- 103 C 金代押印“封全”
- 104 C 神秘的獸鈕押印一組
- 105 A 金代獸鈕（左右拼合兼子母）複合押印經典
- 106 A 金元（上下對合）複合押印經典
- 107 C 金元與道教相關的“日月、天山地水”複合押印
- 108 C 蒙元時期典型的漢字疊篆押印“斲氏木弼”
- 109 C 元代郡望類押印“天水郡押”
- 110 C 元代漢字、八思巴字兩文種押印一組
- 111 C 元代八思巴字姓氏類押印一組
- 112 C 元代獅子鈕八思巴字押印“記押（正心）”
- 113 C 難以解讀的元代八思巴字四字押印
- 114 B 稀少的元代八思巴字“項氏六止”五面押印經典
- 115 C 大魚形元代八思巴字押印“堪合”
- 116 C 元代八思巴字押印“關防”
- 117 C 元代八思巴字押印“記事”
- 118 B 獅子鈕象牙大印“口正記”
- 119 C 元代八思巴字（左右拼合）缺失半複合押印一組
- 120 B 元代（上下對合）兩印面複合押印一組
- 121 B 元代鹿鶴鈕（左右拼合）內外四印面複合押印
- 122 A 元代龜鈕（左右拼合兼子母）六印面符合押印經典
- 123 B 元代無邊欄押印鈎沉
- 124 C 元代景教使用的押印一組

第三節 明清、民國

120-129

- 125 B 明代經典獸鈕私印一組
- 126 C 明代瓷印一組
- 127 B 明代佛教篆體藏文鐵印
- 128 B 明代象牙印一組
- 129 C 清代“以中直心”
- 130 C 清代“生財有其道（滿文）”
- 131 C 清代“蠡斯堂印”玉印
- 132 C 清末民初“護封”印一組
- 133 C 清代滿工獅子鈕印
- 134 C 清末民初的象牙印“華封三祝”
- 135 C 民國工藝雕鈕印一組
- 136 A 宋金時期印牌

后記・若心在 夢就在

130-131

第一章 官印

第一節 戰國、秦漢南北朝

1 B 戰國楚系二合官璽 “□戠鈐”



圖1



圖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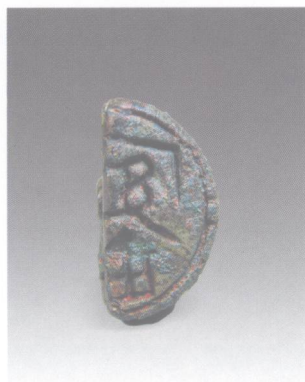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



圖4

戰國楚系二合官璽，此璽二合缺一。

□戠鈐。圖1、2、3為實物照片，圖4為泥蛻，圖5為印蛻。直徑1.9厘米，通高2.6厘米。半圓形印面。質料青銅。此為左半面印，于圓柱形內側平面上見有用于對合定位的凹凸形卡榫，其鈕左右對合後應為圓柱形，柱形外側見有穿孔。印面上見到陰文兩字豎式排列，上面一字“戠”應為完整字形，下面一字是篆體“鈐”字的左半面偏旁“金”，據印文的排布整體觀察，完整印面的右上位還應該有一字，因對合半印缺失而無法看到，此璽印文應為“□戠鈐”三字。這類璽印因其形制為兩半印相對合，故也稱之為二合璽，其專名“璽節”，《周禮》：“門關用符節，貨賄用璽節。”璽節原為一印，剖為二半為二合璽，三半為三合璽。貨賄要通過關卡，持貨人與門官各持其一，使璽相對合，既可通行過關。



圖5 戠□
鈐

春秋戰國時期，諸侯稱雄，形成了文化以域劃分並獨立發展的格局。故文字以地域可劃分為五大體系，各具特徵。即燕系、齊系、楚系、晉系和秦系。此璽依印文“金”偏旁篆法特徵判斷為楚系官璽。戰國早期楚系文字使用區域在楚、越、蔡、曾等國，到了戰國晚期，魯被楚滅，楚國文字的使用範圍又擴大到魯地。楚系印文特徵一般在縱、橫或斜向的主要筆畫作直線條之外，其他結構多弧綫型作彎筆，方圓結合，形體活潑，陰文綫條樸茂厚實。印面形狀多為方形，少為圓形、長方形等。一般印面無論方圓都帶有邊欄是其特徵。

據資料介紹，近年上海博物館徵集有一方完整的三合璽，有專家解讀為“沅陵侯參璽”五字，此完整的三合璽可能為國館中所僅見。見《珍秦齋藏印·戰國篇》收錄兩方，同是二合缺失一，《鑒印山房藏古璽印菁華》收錄一方，為三合缺失二。2003年“非典”猖獗之時，余在甘肅天水古玩店曾見到一方三合璽，因無緣而未能將其收入。葉其峰先生在《珍秦齋藏古璽印的學術價值》一文中講道：“展品圖錄5號‘藏室’是二合璽，此類印風雖非初見，但存世不多，絕對稱得上罕見。”

可見二合璽、三合璽稀少，而完整成套的更為罕見。

2 C 戰國三晉官璽“□余埤（市）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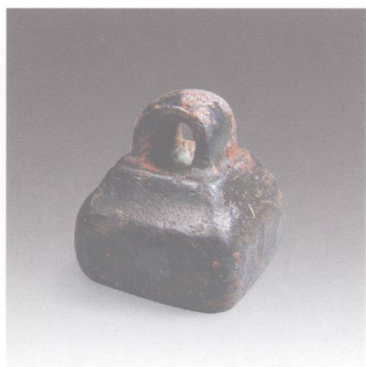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



圖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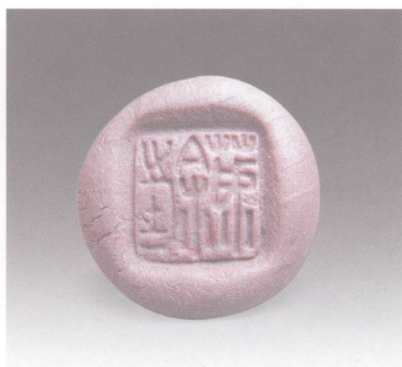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

□余埤（市）。圖1、2為實物照片，圖3為泥蛻，圖4為印蛻。縱、橫1.6厘米，通高1.8厘米。正方形印面。壇鈕。質料青銅。陽文三字平行並列，印蛻中右側第一字待考。此璽印文筆畫規整，為典型戰國三晉官璽特徵。“埤”即“市”，為市場。



圖4 埤余□

地處中原的晉國，在春秋晚期以趙、魏、韓、智、范、中行六卿專權，戰國初六卿相互併吞，留下了瓜分晉國的趙、魏、韓，原晉國文字體系由此三國繼續使用，雖文字存有相異之處，但仍屬一個體系，這三國文字按地域特點又被稱為三晉文字。三晉文字特徵一般作平直或斜彎筆，線條規整，結構嚴謹。目前所見晉系官璽質料一般為青銅，少數為玉。均作細陽文，寬邊，一般印面較小。多數正方形，長方形極少。

3 B 南部之印



圖1



圖2



圖3

南部之印。圖1、2為實物照片，圖3為泥蛻，圖4為印蛻。縱2.1厘米，橫2.0厘米，通高1.3厘米。方形印面。鼻鈕。質料青銅。陰文四字等分印面，鑿刻率意，行筆自然，章法寬散。印文中最後一字“印”字末筆向下彎曲，整體章法結構有秦印風格。

“南部”應是所指方位，一般多見以地名入印，這種稱謂的官印稀少。此印從印鈕、形制、印文特徵判定為秦末漢初。印體、印面邊角圓頓，穿挂使用痕迹明顯。



圖4 之南
印部

4 C 西漢初期地名鄉里官印“陰廣祭尊”



圖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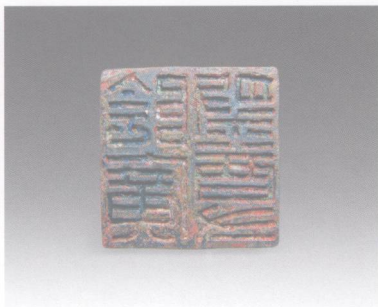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



圖3



圖4 祭陰
尊廣

此印文字規整，皮生美。得于西安。

陰廣祭尊。圖1、2為實物照片，圖3為泥蛻，圖4為印蛻。縱2.6厘米，橫2.5厘米，通高1.7厘米。方形印面。瓦鈕。質料青銅。陰文四字等分印面，此印尺寸比同類稍大，印臺低矮，印文以方直筆畫為主，字口乾淨。“尊”字下部之“寸”，篆法結構施以彎筆，觀之與整體章法結構協調統一，靜中有動，變換全局。印文中“陰廣”為地名，“祭尊”官職，是漢代秩比二百石以下的微職。此類印文一般由常見地名或鄉里名加“祭尊”組成，時代在西漢，是地方主持祭祀之長者所使用。

與“祭尊”印相類的鄉里官印還見有“祭酒”、“唯印”、“單印”等，此類鄉里官印，或為鄉里民間組織用印，非朝廷所頒發，所以其印制或尺寸與朝廷規定的有所出入，其官名稱謂不見史載。“祭尊”類實物印的遺存，是研究漢代地方鄉里官制的依據之一。

與“祭尊”印相類的鄉里官印還見有“祭酒”、“唯印”、“單印”等，此類鄉里官印，或為鄉里民間組織用印，非朝廷所頒發，所以其印制或尺寸與朝廷規定的有所出入，其官名稱謂不見史載。“祭尊”類實物印的遺存，是研究漢代地方鄉里官制的依據之一。

5 A 攝人心魄的西漢烙馬鉅印“夏騎”

烙馬印，古時亦稱火印。自戰國以來有烙馬專用，形體鉅大，傳世稀少，屬於官印。

《莊子·馬蹄》：“及至伯樂，曰：‘我善治馬。’燒之剔之，刻之洛（烙）之。”《北史·孝文帝紀》：“（延興二年）五月丁巳，詔軍警給璽印傳符，次給馬印。”《唐六典》：“凡外牧進良馬，印以三花飛風之字為志焉。細次馬送尚乘局者，以鳳字印印右膊。”有關烙馬印最早見于譜錄的應屬清人陳介祺輯《十鐘山房印舉》，王獻唐在《五鐙精舍印話》：“漢印中有陽文鉅印及長方陽文印，字極深露者大抵皆火印也。”羅福頤《近百年來對古璽印研究之發展》：“傳世古印中，有烙馬用印。1930年《貞松堂集古遺文》始發表漢代‘靈丘



圖1



圖2



圖3



圖4 夏騎

騎馬’烙印,于是烙馬印初次見于著錄,由此推之,前人印譜所載‘邦駘’、‘常騎’皆古人烙馬用印也。”

自清末民初,有關烙馬印的記載散見于著述中有:(1)“日庚都萃車馬”。據柯昌濟《金文分域編》:“周日庚都萃車馬璽,《山東通志》光緒十八年出土濰縣。王文敏以百五十金得之,方二寸二分,四邊作銅牆……疑古鈐馬印。”據考,“日庚都”為燕國都邑名,“萃車”即副車,印文“日更都萃車馬”是指日庚都官署副車所用的馬。此璽時代為戰國,所見唯一。(2)“靈丘騎馬”。《五鐙精舍印話》記載:“上虞羅氏所藏,載于《貞松堂集古遺文》。”據考,“靈丘”當為古地名,史載有靈丘古縣邑,西漢置。今靈丘縣在山西省東南,相傳戰國趙武陵王葬于此而得名。“騎馬”秦置官職。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第七上:“太僕,秦官,掌輿馬,有兩丞。屬官有大厩、未央、家馬三令,各五丞一尉。又車府、路圉、騎馬、駿馬四丞。”(3)“邦駘”。(4)“曲革”。曲革,有的專家認為是革上所用烙印。見于清人陳介祺輯《十鐘山房印舉》。(5)“常騎”,藏于上海博物館。1998年秋,在杭州召開西泠印社95周年年會時,曾與上海博物館的孫慰祖先生閑談起該館新入藏(6)“遁侯騎馬”烙馬印。此印為近年由香港徵集。“遁侯”,《漢書·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》:景帝中元三年(前147)封陸疆為遁侯,傳二世凡六十年。有關烙馬印能有確切紀年可考,祇此一方。以上羅列烙馬印共計6方。

下面介紹(7)“夏騎”烙馬印。圖1、2、3為實物印照片。圖4為印蜕。此印縱8.5厘米,橫7.2厘米,通高6.5厘米,重530克。印面略呈長方形,無邊欄。質料青銅。印體鉅大。“夏騎”兩字豎式作陽文。印文中“夏”字形體較大,“騎”字矮扁,兩字結構中多以“橫筆”取勢,頗具漢印篆體特徵。印文字口凹凸如壁立,印鈕中空可納木。“夏騎”與上面介紹(5)“常騎”,文意相類,“常”、“夏”似專指。又《中國美術分類全集——中國璽印篆刻全集》編號467:“夏丘”西漢大型長條印,從印文稱謂聯想,可能與此印相關,待考。

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《中國美術分類全集——中國璽印篆刻全集》,為目前所見匯集國內外館藏烙馬印最為全面的工具書。據該書介紹:“曲革”縱7.2厘米,橫7.1厘米,“邦駘”縱7.7厘米,橫7.5厘米,以上兩方為故宮博物院藏。“常騎”縱、橫均7.0厘米,“遁侯騎馬”縱、橫均7.0厘米,以上兩方為上海博物館藏。“日庚都萃車馬”縱、橫均7.0厘米,現藏東京友鄰館。“靈丘騎馬”縱6.9厘米,橫6.7厘米,其印蜕由上海朵雲軒提供(實物藏處未作介紹)。以上6方烙馬印據該書所提供的數據作比較,本人介紹的“夏騎”烙馬印,縱8.5厘米,橫7.2厘米,相比之下此印面尺寸為目前所見最大。

烙馬印的使用屬標志性類型官用印,用火加熱後鈐印于馬身體某部位,因其特殊性要求視覺效果明顯,故一般印面形體鉅大。以上所見7方烙馬印均作陽文,無邊欄,時代為戰國至漢代。這些印文字布局舒展開闊,印文字形筆畫粗實,整體章法蒼渾古樸,具有極高的藝術審美價值。“夏騎”烙馬鉅印的發現,添列了珍貴烙馬官印實物,也將為印學研究提供新的重要史學資料。

此鉅印顯現于浙江,後流入河南,鄭州周君有約,終為余所守。

6 C 漢代半通官印“器府”



圖1



圖2



圖3



圖4 器府

器府。圖1、2為實物照片，圖3為泥蛻，圖4為印蛻。縱2.4厘米，橫1.3厘米，通高1.4厘米。長方形印面。瓦鈕。質料青銅。陰文兩字作豎式，印面章法字形均衡。半通印也稱半章，其印面為通常官印之半，故稱之為半通印。《揚子法言·孝至篇》：“五兩之綸，半通之銅。”又《後漢書·仲長統傳》：“身無半通青綸之命。”文中的“半通”即是指半通印。“器府”這類官印，均為秩比二百石以下的小官吏所佩。與其同類還見有“泉府”、“市府”等。《十鐘山房印舉》收錄有同文印一方。

此印瓦鈕穿下見有碎石疊壓擠塞，其一置千秋，余未敢動。

7 A 西漢銀龜官印經典“裨將軍印”

裨將軍印。圖1、2為實物照片，圖3為泥蛻，圖4為印蛻。縱、橫均2.4厘米，通高2.3厘米。正方形印面。龜鈕。質料銀。陰文四字平分印面，文字線條飽滿端莊，印文以方直筆為主，結構中見有斜筆、彎筆，于整體章法中協調一致。《說文解字》：“裨，接益也。從衣卑聲。”顏師古注：“裨，助也，相副助也。”裨，含有裨補，副、偏意。“裨將”即為副將，也泛稱之為將軍，專任一方的將領。《尉繚子·兵教上》：“自什以上，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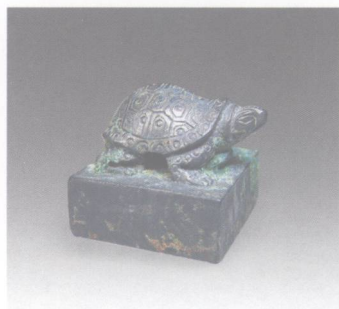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



圖2



圖3



圖4 軍裨
印將

於裨將，有不若法者，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。”《漢書·項籍傳》：“梁為會稽將，籍為裨將。”

據葉其峰先生考證：“龜鈕印大約出現在西漢的文景時期。在漢代，龜鈕官印是高級官吏佩戴的一種鈕式。”當時的高官為什麼要用龜形做印鈕？《漢舊儀》中解釋說：“龜者，陰物，抱甲負文，隨時蟄藏，以示臣道，功成而退也。”“抱甲負文”說的是龜的腹部似盔甲，背部似文字，引申為能文能武纔能夠達到做官的標準，則“功成而退”更是寓意深刻。

漢代銀龜官印過手有十餘方，然此印形體規整，精美絕倫，觀之攝人心魄。龜腹下有綠色結晶體，銀皮老舊。此印整體菱角平整，印文飽滿。最為精彩的是龜身精工雕刻紋飾，無銹蝕，近未使用，品相一流。鄭州周君所讓，喜得之。

8 C 成武侯將軍印

成武侯將軍印。圖1、2為實物照片，圖3為泥蛻，圖4為印蛻。縱、橫均2.4厘米，通高1.8厘米。正方形印面。



圖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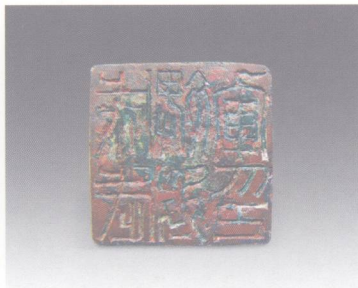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



圖3

龜鈕。質料青銅。陰文六字豎式作三行排列。印文中前兩字“成武”或為封號，尚難以確定。“裨將軍印”，在漢印中有遺存，而冠以“成武”字樣的諸譜未見。此印龜鈕背紋清晰。印臺低矮，生坑皮。原印面文字經打磨顯現出來。印文排列整齊，字形稍長，筆畫方圓兼備。

圖4 軍裨成
印將武



9 A 奇緣所得清末王懿榮先生舊藏“執灋護共（供）印”



圖1



圖2



圖3

此印乃“甲骨文之父”王懿榮先生舊藏。

2007年11月初，赴京新聞大廈酒店參加中國嘉德古璽印拍賣專場會，老友周君如約而至，中午用餐時他拿出幾方官印交流，其中有此新莽“執灋護共（供）印”，當時印象中記得故宮博物院藏有新莽官印“執灋直二十二”。觀察此印傳世皮殼熟舊且品相好，遂將其收下，回天津後經對此印的考證與認知後，才知道它的背後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。



圖4 印護執
共灋

新莽“執灋護共（供）印”。圖1、2為實物照片，圖3為泥蛻，圖4為印蛻。縱2.4厘米，橫2.3厘米，通高2.4厘米。正方形印面。龜鈕。質料青銅。陰文五字豎式作三行排列，印文中唯“印”字獨占一行。執灋：執行灋令，古代也比作執灋的官吏。漢王莽時改“御史”為“執灋”。後趙石勒稱王，厘定官制，以張賓為大執灋，總朝政；別置宮門小執灋，掌諫議。見漢書《王莽傳》。印文中“護共”，“共”讀作“供”，供即供養，護供是保護朝廷供養之官。“執灋護共（供）”應是王莽在位時所設定的官職稱謂。此印字口清晰，印文精美，無銹蝕。龜鈕特徵同前例，龜背紋飾綫條作放射狀。印文五字，最後一字獨占一豎行，這種章法構成最為鮮明，也是新莽官印所獨有。

《故宮博物院藏古璽印選》中編號291“執灋直二十二”亦為新莽官印。此印早年在學習篆刻時留有深刻印象。印文中“執灋直”與“二十二”繁簡對比，“二十二”三字作簡體，這在漢官印中應是所見不多的範例，兩“二”字平行排列，特殊的字構組合顯現了特殊的章法，其整體大疏大密，大開大合，可謂同時代官印中最為奇妙的千古絕唱。今有緣喜獲“執法護共印”，它與“執灋直二十二”屬同時期官印，其相互印證，對新莽時期官制的研究又添列了新的史學資料與實物證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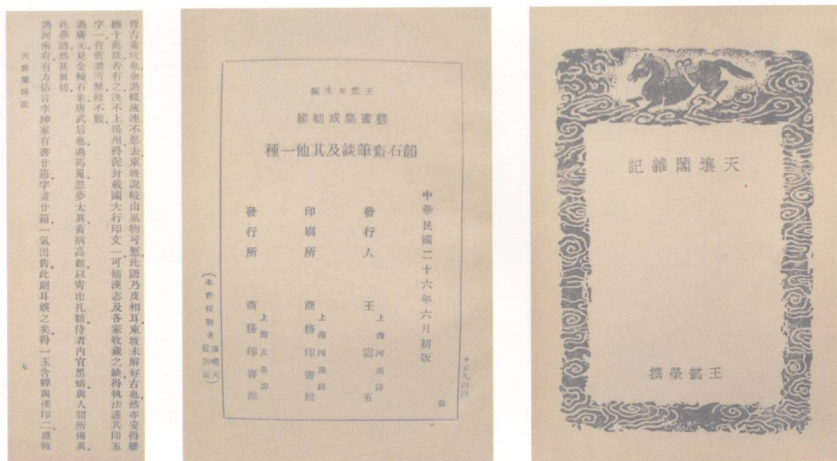
“執灋護共（供）印”皮殼熟舊，應當說傳世時間較長，顯然有前人曾經收藏，那麼他又是誰呢？

光緒七年（1881），王懿榮去四川省親。其父王祖源時任成都知府，而此時王懿榮剛考中進士，授翰林院庶

吉士，按例在就職前可請假省親。借此機會，王懿榮多方搜求古物，結交社會賢達。省親路線自烟臺始，越山東、進北京、走河北、入山西、途河南、經陝西、至四川。來回行程數千公里，接觸了諸多文人雅士與古董商人，同時也收集到印章、古錢幣及相關文物數品。王懿榮曾將此行記錄為《天壤閣雜記》。中華民國二十六年（1937）六月，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發行《天壤閣雜記》，發行人：上海河南路王雲五。書中第七頁記載有這樣一段文字：“然天下之地，青齊一帶河陝至漢中一路，皆古董坑也，余過輒流連不忍去……得泥封載國大行印文一，可補漢志及各家收藏之缺。得‘執灋護共印’五字一，皆舊譜所無。”

讀至此頗感震驚，原來此物乃為前賢學者王懿榮先生之舊藏！

王懿榮（1845—1900），清代著名金石學家，字正儒，號廉生、蓮生，山東福山（今屬烟臺市）人。清光緒六年（1880）進士，光緒二十年（1894）署國子監祭酒，光緒二十六年（1900）八國聯軍入侵北京，他受命於危難之時，任京師團練大臣，負責保衛京城。7月20日，侵略軍攻入東便門，他率團奮勇抵抗，寡難敵衆，不願為亡國奴，遂書絕命詞：“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。于止知其所止，此為近之。”遂偕繼室謝夫人、長媳張夫人，從容投井殉國，時年55歲。他是清代著名愛國志士、學者，曾以首先發現甲骨文而被尊為“甲骨文之父”。其涉獵的藏品範圍有碑刻、造像、青銅器、璽印、貨泉、瓦當、書畫、古版書籍等。其故居位于北京東城區王府井北面的錫拉胡同11號。1989年10月山東省文物局、烟臺市政府為了紀念他，出資籌建了“王懿榮紀念館”，位于山東省烟臺市福山區。王懿榮在其55年生涯中，為探索、研究、考察、收藏我國優秀的歷史文化遺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。此“執灋護共印”為其所舊藏。今得之，視為緣。一位愛國志士與一段鮮為人知的經歷造就了這方古印的傳奇與非凡。



《天壤閣雜記》封面及“執法護共（供）印”相關記載



圖1

10 A 東漢鉅型駝鈕九字官印經典“漢匈奴破虜將軍司馬”

余得此印，滿心歡喜。

漢匈奴破虜將軍司馬。圖1、2為實物照片，圖3為泥蛻，圖4為印蛻。縱、橫均2.8厘米，通高3.4厘米。正方形印面。駝鈕。質料青銅。時代東漢。白文九字分作三行，每行三字，陰文九字等分印面，篆法橫豎筆畫平直，觀之端莊肅穆，氣勢恢弘。印文首字“漢”即為時代，“匈奴”族名，“破虜”封號，“將軍司馬”官職。此印是東漢時代向少數民族匈奴首領頒發的官印。

漢代向少數民族匈奴首領頒發官印是從宣帝開始。漢宣帝甘露年間，匈奴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爭權，呼韓邪失敗，遂



圖2



圖3



圖4 漢破漢
司虜匈
馬將奴